

安德烈·高兹走出生态危机的路径分析

李先悦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作为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安德烈·高兹囿于政治生态学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前解决生态危机的方式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式,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生态环保工作;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方式,即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来消除生态危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他认为现代性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都根源于经济理性,因此要走出生态危机的“囹途”必须采用社会主义方式,从价值、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着手,推进生态文明和实现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共处。安德烈·高兹对走出生态危机困境的双重路径的探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实践限度。

[关键词] 安德烈·高兹; 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3-0035-04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现代性危机,不仅包含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而且更是凸显环境危机的持续恶化。自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逐渐走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并日益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生态运动的如火如荼开展之下,纷纷涌现出不同的思潮和流派,但是,针对环境危机问题,不同学派的理论路向却各有千秋。生态原教旨主义和生态无政府主义等为代表的绿绿派回避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处理好生态问题,二者可以相互共荣发展,崇尚回到丛林中去的浪漫主义。而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红绿派认为环境退化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废除了资本主义才能消除生态危机,主张和新型的社会运动结盟,重建社会主义,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和谐发展。作为红绿派阵营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站在政治生态学的独特视角。通过对其著作的研读,依据其生态思想史的发展轨迹,本文认为高兹主要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径出发来探析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 资本主义路径:逃离环境危机“囹途”的“乌托邦”歪道

在生态运动的“绿色”旗帜下,以绿党和生态主义为代表的绿绿派提出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开展环保工作,否定工业文明,提倡建立一种旨在保护个

体生存并为小团体使用和掌握的生产方式的社会秩序,主张抛弃工业技术化和分工专业化。高兹对这种资本主义路径下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进行了猛烈地鞭挞。他指出:“‘生态主义’要求约束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作用。但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趋势,只会扩展经济理性的范围。”^{[1]94-95}在高兹看来,尽管资本家和企业人士会在某种程度下运用某种方式去保护环境,如开展生态旅游,组建生态工业园区和宣传生态理念等,但资本主义的根本宗旨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这本身是和生态环保相矛盾的,因此这种路径下的生态工作只会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胎死腹中”。

绿绿派彻底否定技术,强调现代性危机根源于反对世界的自然秩序,认为现代性的危机会让人类不断走向灾难性崩溃的边缘,从而崇尚田园牧歌式的浪漫。高兹认为绿绿派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非工业”的乌托邦设想。它没有能够实现生态乌托邦的社会主体,仅仅通过生态模式来重新构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灾难性边缘的理性,没有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使命的革命阶级为支撑,这种生态的乌托邦只能是一种囿于后工业社会的具有前现代特征的半宗教信仰。因为这种非工业的乌托邦既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也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破坏,而资本主义必然要求进行资本增殖,经济理性无法服从生态理性,并会不断破坏生态理性,这种企图在资本主义路径

下跨越“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和“更少生产,更少生活”的生态理性的二律背反的鸿沟,停留于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生态工作只能是一种歪道。

二 社会主义路径:走出生态危机“困途”的唯一正道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高兹开始转入生态问题的研究。我们通过选取高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相

关著作(如表 1 所示)来梳理其探寻生态危机真正出路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高兹主要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兹探寻生态危机最终出路即社会主义的逻辑路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的根源——走出生态危机的真正路径。

表 1 高兹有关生态理论的主要著作表

著作名称	主要内容
1975 年《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	在该著中,高兹猛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生态极限,提倡一种“宁肯少一些,但要好一些”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从而构建一条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1977 年《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	在该著中,高兹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异化现象,并从生态学高度提倡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铲除生态危机。
1980 年《告别工人阶级》	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质,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奴役状态,只有组织“新工人新阶级”队伍,革命方有可能。
1988 年《经济理性批判》	该著作可谓是高兹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他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吃人”的本质和社会危害。
1991 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	该书重点描绘了生态社会主义蓝图,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三者的关系,提倡一种“时间解放”和个性自由的社会,并主张联合绿色联盟来对抗晚期资本主义。

(一)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乃是现代性危机的真正根源

1975 年,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高兹指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许多危机,而这些危机都与生态问题相关,可以说,生态危机是所有危机的根源。随后,在 1988 年出版的《经济理性批判》中,高兹指出:“当前我们所经历的并非现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当前的危机并非理性的危机,而是合理化的非理性动机的危机。”^[2]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奉行“够了就行”的生产理念,按照自己的个人需求从事工作,此时经济理性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私有制的出现,人们学会了计算和核算,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消费需求,而是为了进行市场交换获取利润。当“越多越好”成为了人们生产的目的时,经济理性也就伴随资本主义诞生了。它对利润的最大化追逐,无形中要求通过量化的方法,以效率为标准来衡量个人的绩效。由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逻辑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才是生态问题的病根。

(二)走出生态危机的唯一正道:生态社会主义

通过对经济理性的考察,高兹认为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合理化的非理性动机的危机,是隐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利润动机的危机。因此要划清现代化的界限必须对理性加以界定。但是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生态危机无法真正得到解决。那么走出生态

迷途的出路何在呢?在 1991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高兹认为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才是消除生态危机的一剂“良方”。

首先,在价值方面,高兹强调要重建生态理性。通过区分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差异,他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唯一方法的必然性。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理性为主导,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以生态理性为主导。由此,他指出:“受生产力驱动的经济理性和以保护自然资源为宗旨的生态理性迥然不同。生态理性要求社会花费尽可能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来生产尽可能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的和最耐用物品。相反,建立在最大化的消费需求基础上的经济理性则追逐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从而生产出最大量的商品来换取利润的最大化。然而,从生态层面看是对资源的浪费的东西,以经济的眼光审视则是增长的源头。”^[1]³²⁻³³生态理性力图通过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源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必然是以生态保护为动机的。

其次,在政治方面,高兹强调要进行文化革命和工人自治。他认为应该让人们从繁忙劳苦的时间中解放出来,不再只是一味地追逐金钱的积累和消费的快感,应该让人们多进行自由自主的活动。不是一再停留于他治的领域,而应在自治领域中进行一些充满乐趣的活动,如进行书法、绘画和插花等,不断丰富自我的精神需求。一旦这样的生活理念形成

了,个体就会从经济理性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当然,在工人的活动场所还要进行工人自治和自我管理,让工人来掌握工厂的所有权和决定权,从而推进自由时间的解放。通过文化革命和工人自治,无形中生态危机也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在社会方面,他强调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已经消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和运动,社会主义已然终结。它曾提出的目标已经过时了。而唯一可以承受的社会力量也消逝了。它逝去了它所预言的内容、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17]因此,他认为既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仍然以经济理性为基础,仍然强调追求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也就无法完成生态保护的任务,实质上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因此保护生态的唯一出路是打破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态理性为主导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 评析

综上所述,高兹认为社会主义路径乃是走出生态危机“困途”的唯一正道。纵观高兹的这一思想,本文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思想本身的“乌托邦”想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合理性

1、打破了传统的生态危机观,建构了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

高兹认为生态危机并不是单纯由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引起的,它的形成有着一定的社会根源。实际上,当前的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导致的。在经济理性的主导下,资本家盲目追逐利润最大化,生产异化、消费异化和劳动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同时资本家还把生态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帝国主义”战略,造成生态危机走向全球化。高兹敏锐地以生态问题为透视点,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和“吃自然”的本性。这种政治生态学的视角远远超越了一般环境主义等绿绿派的观点,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高兹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主张通过建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消除生态危机。但他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认为苏联解体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他猛烈抨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如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制和个人崇拜等。高兹认为真正的社会

主义应该是一种以生态理性为主导,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个人在自由时间内能进行自主创造性活动的“绿色”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他从政治视野看待生态问题,并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更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和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批判思想

高兹从政治生态学角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论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后,西方的绿党认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破坏自然提供了理论依据,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论点,但绿党借机认为马克思仅仅把自然看作发展经济的“原料场”,忽视了生态危机。高兹坚决反对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与生态学对立,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应该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重视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为人类摆脱生态危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高兹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生态问题的解决,强调应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增强生活用品的耐用性、使用新能源等。这些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丰富了马克思的生态境域。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猛烈批判。虽然异化劳动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却存在历史与逻辑上的局限性。马克思仅仅通过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话语从伦理道德层面上阐述了异化劳动的本质,认为这是对人们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心理。但尚且没有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实质。高兹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润动机,推演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只是追求花最少的成本生产最大的剩余价值,最终发现隐藏在其身后的经济理性。他还详细阐述了经济理性的原则、危害及其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有力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非人性和残酷性,也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商业文明批判思想。

(二)局限性

1、生态社会主义路径分析的漏洞

高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生态危机的联系,为我们研究和分析生态问题提供了

崭新的视角。但他主张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用人与自然的矛盾衡量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阶级分析的“滑板”中跌倒了,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基本规律,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高兹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根本矛盾,来谈生态危机,具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尽管生态问题严峻,但是仅仅站在批判经济理性的维度,而不触及根基,也是隔岸观火,无济于事。高兹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认识人类活动,而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孤立化,单纯认为生态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

众所周知,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基础,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无法脱离自然,去做鲁宾逊式的孤立原子个体。高兹把生态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传统社会主义,甚至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种逻辑分析路径根本没有站在历史环境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根基上来宏观判断,单纯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结果妄下断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发展形式,尽管后来失败了,但是不能错误地认为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不能等同于制度的属性,很明显高兹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2、揭示现代性危机根源的逻辑漏洞

高兹把当前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危机如累积危机和资本主义再生产危机等都追溯至生态危机,把生态问题看作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构建的始基。进而认为要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样一种逻辑推演缺乏由理论话语过渡到实践行动的现实基础。因为高兹过分强调生态危机中的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如进行文化革命和技术选择等,却忽视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因此技术和道德层面的批判力量是微弱的,理论口号付诸实践显得步履维艰。

尽管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显性表现,但是片面夸大人与之间的矛盾的影响,并借由人与之间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的政治生态学的分析路径,往往会不断边缘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忽视私有制才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虽然高兹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但是凸显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作用,自然会削弱或者淡化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对抗的威力,让人们误以为是生态问题带来了各种社会

弊端。高兹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实也是对生态问题根源的不恰当的理解。因为过分地关注生态问题中的自然、技术和伦理因素,就会忽视马克思对于生态问题分析的历史范式。对于现代性危机的分析也有失偏颇,直接判定非理性动机的危机才是引发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却没有继续挖掘出利润动机背后的真相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真正的根源。这样一种分析路径势必难以在理论和实践中搭建桥梁,因为文化革命的口号、呼吁个人自主性活动的主张只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的诉求,无法真正引导人们进行社会革命。

3、生态社会主义构想方案的实践限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因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付出了惨重的生态代价,生态建设十分严峻。高兹认为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日光、潮汐和生物等这些可再生资源,无疑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这实际上警示我们要改变传统落后的增长模式,加快速度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例如他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中,工人实行自治,没有官僚主义和市场,人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充分享有自主权和平等权,可以广泛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经济领域中,他提倡一种“生产更少,生活更好”的生产生活方式,主张用生态理性约束经济理性的作用范围,两者互为补充。但是这种经济措施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灾难。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人口规模庞大,根本不可能以生态理性为主导来发展经济,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先发展经济才能摆脱贫穷,走向现代化。没有物质的丰裕,何来精神品质的提升。生态环保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在没有物质充沛的前提下,主张以生态理性为主,根本没有现实操作的可能性。高兹所提倡的小规模经济发展模式和分散型技术根本无法在落后的国家推广,也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可以说,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适用于发达的西方福利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步履维艰,因而这种思想具有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

[参考文献]

- [1] Andre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1994.
- [2] 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1989: 1.